太平御覽/00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皇王部一 ◄

太平御覽
卷七十七．皇王部二　叙皇王下

► 皇王部三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始生之者，天也；養成之者，人也；能養天之，所生而勿攖之，謂之天子。帝者，天下之所適也；王者，天下之所往也。

又曰：天地大矣，生而弗成，子而弗有。〈高曰：天大地大，生育民人，己不爲，不以爲己子，成遂萬物，不以爲己有也。〉萬物皆被其澤，得其利，而莫知所由始。〈由，從也。萬物皆蒙天之澤而得其利，時父孝無徭役之勞，擊壤于裏陌，自以爲然。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。〉此三皇五帝之德也。

又曰：黃帝曰：「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元同氣。」〈高誘曰：茫茫昧昧，廣大貌也。因天之威，無不敗也。與元同氣，無不協也。〉故曰同氣賢于同義，同義賢于同力，同力賢于同居。帝者同氣，〈同之氣也。〉王者同義，〈同仁義也。〉霸者同力。〈同武力也。〉

又曰：軍必有將，所以壹之也；〈高誘曰：將，主也。〉國必有君，所以壹之也；天下必有天子，所以壹之也；天子必執一，所以博之也。

又曰：五帝固相遞興矣。遞興遞廢，勝者用事。

又曰：蚩尤作兵也，利其械。〈高誘曰：蚩尤，少昊氏之末，九黎之君名也。始作亂，伐無罪，殺無辜，善用兵爲無道，非始造之也。故非作兵者也。〉未有蚩尤之時，民固

剝林木以戰矣，勝者爲長。〈長，率也。〉長猶不足以治之，故立君；君又不足以治之，故立天子。

又曰：人固不能自知，人主獨甚。存亡安危勿求於外，〈高誘曰：言皆在己。〉務在自知。堯有欲諫之鼓，〈欲諫者擊其鼓。〉舜有誹謗之木，〈書其過失于表木也。〉湯有司過之士，〈司，主也。過，闕也。〉武王有戒慎之鞀，〈欲戒者，搖其鞀。〉猶恐不能自知。〈尚恐不能自知過也。〉今賢非堯舜湯武，而有揜掩之道，奚由自知哉！

又曰：五帝先道而後德，故德莫盛焉；三王先德而後事，故功莫大焉；五伯先事而後兵，〈五伯：昆吾、大彭、豕韋、齊桓、晋文是也。〉故兵莫强焉。

又曰：凡爲天下，治國家，必務本而後末。所謂本者，非耕稼種植之謂也。務本莫貴于孝。人主尊孝，則名章榮，下服聽，天下譽。人臣孝，則事君忠，處官廉，臨難死。士民孝，則耕耘疾，守戰固，不敗北。夫孝，三皇五帝之本務，而萬事之紀也。夫執一術而百善至，百邪去，天下從之者，其惟孝乎？

又曰：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，先務于農。民農，非徒爲地利也，貴其志也。民農則朴，朴則易用，易用則邊境安，主位尊。民農則重，重則少私義，少私義則公法立，力專一。民農則其産厚，其産厚則重徙，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。

又曰：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公，公則天下平矣。嘗試觀于《上志》，〈古記也。〉有天下者衆矣，其得之必以公，其失之必以偏。凡主之立也，生於公。故《鴻範》曰：「無偏無黨。」

又曰：昔舜欲稽古而不成，既足以成帝矣；禹欲帝而不成，既足以成王矣；湯欲繼舜而不成，既足以成田荒矣；武王欲及湯而不成，既足以爲諸侯長矣。

《董仲舒答問》曰：三皇，三才也；五帝，五常也；三王，三明也；五霸，五岳也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至德之世，〈謂太古三皇之時。〉其暝乎混涬之域，而徙倚乎瀾漫之宇，提挈天地委萬物，以鴻濛爲景性，而洋楊乎無畛崖之際。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，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止。當此之時，莫不領理决離，隱湣而自成，渾渾若若純樸未散，滂薄爲一，而萬物大優，是故雖有明知，無所用之。

又曰：古者至德之世，賈便其肆，農樂其業，大夫安其職，而處士循其道。當此之時，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，九鼎重，〈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，奸回淫亂則鼎輕也。〉珠玉潤澤，洛出丹書，河出錄圖，故許由、方回、〈堯使方回求子列藥得之。〉善卷、披衣得達其道。何則？其主有欲利天下之心，是以人得自樂其間。四子之才，非能盡大，蓋今之世也，然莫能與之同光者，遇唐虞之時也。

又曰：人主之居，如日月之明也。天下之所同，側目而視，傾耳而聽，延頸舉踵而望也。是故非淡漠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廉覆，非慈厚無以懷衆，非平正無以制斷。

又曰：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。〈古者，蓋三皇以前也。鍪，頭著兜鍪帽，言未知制冠也。綣領，皮衣屈而袂之，如今胡家韋常襲文攝以爲領也。一說鍪放發也，綣，領頸而已，皆無飾也。〉其德生而不辱，〈刑措不用也。〉予而不奪，〈予其則也。不奪，無所欲求于民也。〉天下不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〈虐猶識也。懷歸。〉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〈風雨時節。〉萬物蕃息。〈政不虛，生無夭折。〉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，禽獸可羈而從也，〈從猶牽也。〉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貌章甫哉！

又曰：國之所以存者，道德也；〈道德施，民說其化，故國存也。〉家之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〈理道。〉堯無百戶之郭，舜無植錐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無十人之衆，湯無七里之分，以王諸侯；文王處岐、周之間，地方不過百里，而立爲天子者，有王道也。

又曰：聖人不貴尺璧，而重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也。禹之趨時也，履遺而弗納，冠挂而不顧，非爭其先也，而爭其得時也。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，〈清，和靜也。雌，柔弱也。〉因循應變，常後而不先。柔弱以靜，舒安以定，〈舒，洋也。〉攻大磨堅，莫能與之爭。〈攻大磨堅，喻難也。〉

又曰：帝者體太一，王者法陰陽，霸者則四時，君者用六律。體太一者，牢籠天地，彈壓山川，含吐陰陽，申曳四時，紀綱八極，經緯六合，覆露照導，普汜而無私。〈普天，泛衆也。無私，愛憎言皆公也。〉翻飛蠕動，莫不仰德而生。法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形萬殊之體，含氣化物，以成坪類。〈坪，形也。〉盈縮卷舒，淪于不測，〈盈長縮短，卷屈舒散，入于不可測盡之源也。〉終始虛滿，轉于無源。則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時。開闔張翕，不失其序；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。用六律者，

生之與殺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與奪，非此無道也。〈明四時六律之君，非用此數事，其餘無他道也。〉

又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。聖人之踐位者，非以供樂其身也。爲天下强掩弱，衆暴寡，詐欺愚，勇侵怯，懷知而不以相教，積財而不以相分。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

又曰：五帝三王之法，籍風俗一世之迹也。譬若土龍、芻狗之始成，文以青黃，飾以綺綉，纏以朱絲，及其已用，則壤土、草芥而已。誰貴之哉！

又曰：神農無制令而人從，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後氏不負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

又曰：聖人在上位者，賞罰不施，而天下賓服；日計之不足，而歲計之有餘。〈譬若百梅足爲百人酸，一梅不足爲一人酸也。〉

又曰：使堯度舜則可，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。

又曰：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力者亡。〈于三者無一，雖于世俱滅亡。〉

又曰：泰古二皇，〈許慎曰：庖犧神農。〉德於中央，德覆天地，而和陰陽，節四時、調五行。虹霓不出，賊星不行。〈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。〉

又曰：人主者，以天下之目視，以天下之耳聽，以天下之智慮，以天下之力動。是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聞。百官修通，群臣輻湊。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罪誅。故威立而不廢，聰明光而不蔽，法令察而不苛，耳目達而不暗，善否之情陳是前而無所逆。

揚子《法言》曰：五常者，帝王之筆古，寧有書不由筆，言不由舌哉！

桓譚《新論》曰：儒者或曰：「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」，此言未是也。

《傳》曰：孔氏門人，五尺童子不言五伯事者，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。

又曰：夫上古稱三皇五帝，而次有三王五伯，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。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；三王由仁義，五伯以權智。其說之曰，無制令刑罰謂之皇，有制令而無刑

罰謂之帝。賞善誅惡，諸侯朝事謂之王。興兵約盟，以信義矯世謂之伯也。

《論衡》曰：古之帝王建鴻德者，須鴻筆之臣，褒頌紀德也。

《潛夫論》曰：天作道，皇作極，臣作輔，人作基。

又曰：王之政普覆兼愛，吉凶禍福與人共之。

應劭《風俗通》曰：《春秋運鬥樞》曰：「皇天不言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垂拱無爲謹言，而民不違道德，玄泊有皇天，故稱曰皇皇者中也，光也。合元履中，開陰布綱，上合皇極，其施光明，指天畫地，神化潛通，煌煌盛美，不可勝量。」

又曰：《大傳》說燧人爲燧皇，伏戲爲戲皇，神農爲農皇也。燧人以火紀。火，陽也。陽尊，故托燧皇于天。伏戲以人事紀，故托戲皇以人，蓋天非人不固，人非天不成也。神農悉地力植穀，故托農皇于地。天地人之道備，而三皇之運興矣。

又曰：五帝，《易》、《傳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太史公記》：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，是五帝也。謹按：《易》、《尚書大傳》，天立五帝以爲相，四時施生，法度明察，春夏慶賞，秋冬刑罰。帝者任德設刑，以則像之，言其能行大道，舉措審諦也。黃帝者，先也，厚也。中和之色，德施四季，與地同功，故先王以別之也。顓者，專也，頊者，信也，慤也。言其承文，易之以質，使天下遵化，皆貴貞慤也。嚳者，考也，成也。言其考明法度，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。堯者，高也。言其隆興煥炳，最高明也。舜者，准也，循也。言其准行道以循堯緒也。

又曰：《禮號謚記》說夏禹、殷湯、周武王，是三王也。禹者，輔也，輔續舜後，庶績洪茂。自堯以上王者，子孫據國而起，功德浸盛，故造美謚舜。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，升爲天子，雖復製謚，不如名著，故國名焉。湯者，禳也，言其禳除不軌。改亳爲商，成就王道，天下熾昌，文武皆以其長。夫擅國之謂王，能制殺生之威之謂王。王者，往也，天下所歸往也。

又曰：《易》稱，天先春而後秋，地先生而後雕，日月先光而後幽。是以王者則之，亦先教而後刑。三皇結繩，五帝畫像，三王肉刑，霸世黠巧，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。

《傅子》曰：庖犧、神農，順民之性育之者也。黃帝，除民之害，救之者也。舜治天下，垂拱無爲者，以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。禹，治洪水冠挂不顧者，不以下憂累其上也。湯去三面之網，歸之者四十國。文王葬城隅之枯骨，天下懷其仁，所惠者小，所感者大，仁心先之也。

又曰：不使不仁加乎天下，用武勝殘，而百姓以濟，此仁形于撥亂，黃帝是也。時有萬物，必世而後仁，此著于治平，堯舜是也。

周生《烈子》曰：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，猶反衣狐白，步牽騄耳。

黃石公《三略》曰：夫三皇無言，化流四海，故天下無所歸功。帝者，體天則地，有言有令，而天下太平。君臣讓功，四海行焉。王者制人道德，降心服志，設短備衰，有察察之政，甲兵之事備，而無爭戰血刃之用。天下太平，君無疑于主。國定主安，臣以義退，亦能美而無害。

又曰：任德者縱，任義者橫。縱成者王，橫成者霸。王兵法天，霸兵法地。天者德不可量，地者戚不可圖。不量不圖者，萬物之父母也。

袁子《正論》曰：堯舜之人，比屋可封，非盡善也；猶在防之水，非不流也。桀、紂之人，比屋可誅，非盡惡也；猶在壑之水，非不停也。

班彪《王命論》曰：帝王之作，必有明聖顯懿之德，豐功厚利積累之業，然後精誠通于神明，流澤加于生民。故能爲鬼神所福享，天下所歸往。未見運世無本，功德不紀，而能倔起在斯位者也。

傅彥林《王令叙》曰：帝王之起必有天下瑞應自然之符，明統顯祚豐懿之業，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，而後居世臨臣，爲神所保佑，永世所尊崇，未見運叙無紀次，勛澤不加于民，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。

阮籍《通老論》曰：三皇依道，五帝仗德，三皇施仁，五霸行義，强國任智，蓋優劣之异，薄厚之降也。

《韓子》曰：明王制其臣下者，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，刑、德也。殺戮之謂刑，慶賞之

謂德也。

崔寔《政論》曰：自堯舜之帝、湯武之王，皆賴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。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；伊箕作訓，殷周以隆。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，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？

《鄧子》曰：堯置敢諫之鼓，舜立誹謗之木，湯有司直之人，武有戒慎之銘。此四君者，聖人也。而由此之勤，至于栗陸殺東裏子，宿沙君戮其父，桀誅龍逢，紂刳比干，此四誅者，亂君，故其疾賢若仇。是以賢愚之相較，若百丈之溪，萬仞之山，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。

《墨子》曰：古者，民生未有刑政之時，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。

又曰：凡國之萬民，皆尚同乎天子，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學天子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學天子之善行。天子者，固天下之仁人也。舉天下萬民以法天子，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？

又曰：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，曰：冬服紺緅之衣，輕且暖；夏服絺綌之服，輕且清，則止。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，聖王弗爲。

又曰：天子者，天下之窮貴也，天下之窮富也，故富且貴者，當天意而不可不順。順天意者，兼相愛，交相利，必得賞；反天意者，別相惡，交相賊，必得罰。

《尸子》曰：人之欲見毛嬙、西施，美其面也。夫黃帝、堯、舜、湯、武美者，非其面也。人之欲觀焉，其行也；所欲聞焉，其言也。而言之與行皆在《詩》、《書》矣。

又曰：夫堯舜所起至治也，湯武所起至亂也。問其成功孰治，則堯舜治；問其孰難，則湯武難。

又曰：孔子曰：「商，汝知君子之爲君乎？」子夏曰：「魚失水則死，水失魚猶爲水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商知之矣！」

又曰：治天下有四術，一曰忠愛，二曰無私，三曰用賢，四曰度量。通財則用足，用賢則多功。無私，百知之宗也，忠愛，父母之行也。

又曰：堯舜黑，禹脛不生毛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，故富有天下，貴爲天子矣。